周易新講義

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新講義卷五　　宋　耿南仲　撰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君子之方與小人未嘗不欲抑而卒不能抑也小人之方長亦然履霜之戒金柅之辭皆所以抑小人也其卒不能抑故至于遯夫陰之初生已不能抑而至于遯則復何

所能抑故至于遯而退則小人之害去是以小亨也剛當位而應言九五也當位且有應自人事觀之猶足以有為也君子知陰陽之機不可以力禦於是乎遯與夫小人失位而无應然後知去者異乎小利貞未至乎不利君子貞也至于不利君子貞然後退則亦晩矣夫當位而應猶足以有為也方浸而長小人猶未大熾則可撲滅也君子已浩然而去則非明足以見機勇足以有斷者不能為此故曰遯之時義大

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聳而上陵天之高非山之所能陵也小人不足以陵君子之象小人固不足以陵君子則君子之於小人遠之而勿近而已何惡之有哉中雖不惡而不可以不嚴蓋小人近之則不遜而遠之則怨不惡則怨无自起而不至于遴閔嚴則不遜无自至而不至于受侮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二陰方生未至于為否而君子之遯則貴乎早者也智者皆遯而獨為尾有亂羣之嫌遘閔受侮之道初六所以厲也然遯既不先至于為尾則勿用有攸往可也何則智雖見之不先勇雖去之不速而於仁也柔然怨之不至則羣乎小人之間无害故曰遯尾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君子建非常之功或以剛過至於當遯則順斯可矣然猶未離乎內猶與小人處也中或怵而為倚順或誘而為邪亦持志之不固而已君子以中順自守如革之柔而堅也則憂患不至而所樂全矣故曰莫之勝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天下之物有之則累君子視天下无一物之可認而

有也則能洒然而無累而去就之間如虛舟飄葉无所倚着苟有所係其能若是哉此九三所以係遯所以疾憊也以其為主于內而二陰承之故畜臣妾吉夫道之不行雖子弟有萬鍾之養孟子不為也則疾憊之不免而惟臣妾之畜且謂君子顧之乎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係遯以迹言好遯以心言也有係之迹則不成為遯

有好之心則不害為遯蓋迹无所係則雖好遯无傷也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出晝以其有好也蓋卒浩然而去何係之有哉然好遯惟君子能之小人則否小人智不足以有明勇不足以有斷故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者美之至也遯如九五元以加矣蓋在下如初則不免以卑遯全身如六二則不免以中順固志惟九五剛健中正不自屈而為卑遯不少貶而為中順又

當位而應可以无阻遯之善者也故象曰正志正志者
自守我志非若六二之固志懼為小人之傾奪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陽饒陰之陽故得陰而損小人之於君子也既欲沮
喪其道又欲戕賊其身為損如此故二九超然處外
不內應于小人則為肥焉亦猶剥上九之碩果也然
肥遯者山林閒曠之人如嘉遯則非孔孟不足以當
之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陰陽之分雖陽大而陰小其實迭為消長故三陰在上三陽在下雖謂之小往而大來然亦陽陰平分而不相勝耳三陽未為壯及四陽長然後為壯焉自人事言之君子之壯取足以勝小人不可陵而已无事乎過也用壯而過怒以勇氣憑陵乎物則剛必折銳必挫是所以貴乎正也壯故能極其大而有輝光正

故能保其大而无挫折也正大謂正其大使大者不失正是所謂貞也正直是也正大惟天地之情為然萬物不與焉萬物之情壯必至于老是謂非道天地之情惟正大是以不至于老而能長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者順天地之理而公者也故有之則安无之則危順之則成逆之則敗然天下之壯莫如禮也君子所以能壯而勝小人亦非禮勿履而已非禮勿履故横

逆之來若羊觸藩至則羸矣魯秉周禮而齊不敢伐為是故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趾在下以健行者也初九在下而无應乎上乃欲恃其健而行焉征則凶矣蓋大壯貴止止非不貴用壯止乃所以為壯也使用壯而不止至于挫且折豈所以為壯哉今初九以其才之能行也而征不知止宜其凶也雖征凶不害其為行之才故稱有孚焉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剛不失中此壯而知止者也剛不可以持者也過剛則必折中則善生我所以待物也有則而物之所以勝我者益寡是以守壯宜以道而不可過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之視初九得其位應可以有為矣然九二以剛處中而貞吉九四以履柔而悔亡今九三皆反之玆

壯也祇所以為羸也故雖得位而有應而小人處之
則用罔也傳曰罔者有之舍也以謂恃壯而壯其中
是以稱罔也羊狠物也羝羊狠之至也藩所以限内
外禮之象也恃剛狠犯禮未有能前者故有羸其角
之象焉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象曰藩決不
羸尚往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陽居陰在居位非正然或不同有

反是而為正者若九四是也九四以陽居隂壯而思柔得大者之正是以貞吉悔亡也藩者為阻於前者也夫物焉能為阻哉自為阻爾九三處壯則觸之而藩益堅四處柔則不觸而藩自決不觸而決何羸之有哉壯于大輿之腹言遂得載上而行也其載上也壯則任重致遠而不敗矣君子不用壯而此稱壯者君子之壯不施于陵下不施乎犯上而特施于載上則其為壯異乎小人之壯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以柔處中去强狠而不用喪羊者也雖乘九四之剛而九四乃順而載上非犯上者則是易而无難也人常以處難而不得故折節矯情而為柔順以求免于時今六五去狠于易而无難之形非性仁者孰能與此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動以趍應而九四為阻於其前羝羊觸藩之象也不能退其動之性則然也不能遂其觸上之性則然也不俟藩之自决而觸以求進何能遂哉性不能遂而理或可遂則進猶有利也既不能遂又不能退故元攸利而震性善變而上又窮則變之時知難而退焉則咎不可長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君與臣同德者也其所異者分位耳故日者君之象臣亦為日惟中天則為君出地上則為臣焉明出地上則溫厚之氣臨照之光不足以徧天下是其所以為臣之象也荀子曰事聖君有聽從无諫爭然則麗乎大明宜以順為道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然則進而上行以柔為道也麗乎大明以順為道則媚于天子而所錫之禮蕃矣進而上行以柔為進近天

子之光而所接之時數矣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康侯反不寧侯以順麗有康侯之象焉晝日不亢乎中也以柔進而有晝日之象焉且夫日之行也微矣且不亢乎中則是柔進而上行者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者不待上之明揚而自顯其德也蓋闇闇在上雖明揚而君子亦自晦焉所以遠害也明明在上雖明揚不加而君子亦自昭焉將以行其道也晉之所

麗者大明之君是以不待上之明揚而自昭也如文
王有明德而二老相率而歸何待幣聘之至其所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
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進也以有應也摧如退也以柔在下也晉如日
之進緩也摧如物之摧其退速也蓋初六未得位也
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義所在是以貞吉也罔孚
者莫或信之也孟子之進有疑其干澤者孔子之退

有疑其為肉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宜其罔
孚也裕无咎者言其无官守无言責進退綽綽然有
餘裕也獨行正者志不在乎正人也志在正人則有
進而已伊尹之治亦進亂亦進是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初六未得位故進退裕如若六二則得位也得位而
无應則志不上行未可以正君未可以正君則澤不

下流未可以濟民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若此則君子所以愁如也所以正者愁不在己而在君與民也不期乎上應不求乎衆允惟中正是守而已為是故神明斯福之矣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幽而尊者也六五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晉之六三則君子之道既已積乎中而暢乎外矣誠信達乎上心功業著于民望是以衆允之而與初六

之困孚者異矣初六則在人者不能无疑六二則在我者不能无憂六三无疑與憂也有上行而已故曰衆允之志尚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進之為道順麗以柔進故无貪位慕禄之失今四剛動而炎上則順麗柔進之道亡矣故貪而畏人碩鼠然也君子之心有如六二之憂民而已不如九四之畏人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君子之在下進退无常惟義所在而已初六是也君子之在上失得勿恤惟命是聽而已六五是也夫進而至於六五則志行矣業既成矣則當此之時使失位而去則亦可以奉身而退之時也使得位而處則天下之幸也然則失得之間為天下重輕而重輕不在乎我其在我者又失得之間進退兩安于義何恤之

有哉道之未行則如六二之愁如可也道之既行則失位得位宜勿恤矣失得勿恤則直道而行不為自安之計是以吉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剛而可以勝物者也有可以勝物之剛下有不應之罪可伐又其所伐惟邑而已至小以弱也宜其伐之雖厲而吉且无咎也然晉以柔進為善今以窮

之剛黷於用武而所伐至小以弱於是為未光是以
貞吝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則明益虧而晦益進明夷之象也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其出地上入地中猶日而已矣於是內文明而外柔順內文明則與物无際矣外柔

順則與物无迕矣若物奚為而見傷哉然内文明乃所以成大明外柔順乃所以開大武故文王以之犯難而不懼其卒顯于西土也至箕子與暗同體所謂内難也故當晦其明而已深自韜匿使物不得而見也箕子之狂是也能晦其明然後内難而能正其志不如是不死則去而箕子之志不得正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君子涖衆用晦而明非處明夷之勢則然也君子視

明夷之象明入地中而終將出于地上是以用晦而明以為莅衆之道焉大抵下之應上則貴有所輸誠不可以用晦用晦則上何望焉此君子所以自昭明德也上之待下貴有所資納不可以用明用明則人莫告矣此莅衆所以用晦而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爕也未嘗傷而不

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明夷之主在上初九去之遠矣而于飛垂其翼于行三日不食其避之如此之速者亦懲其所謂害者也既无文王蒙難之勢又非箕子内難之地則可以去矣既去則義宜速矣然初九體炎上之性則有攸往者也有攸往則内難故主人宜見賓禮而且有言況其他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輔九三而行則下體之輔也有股之象焉處明夷之世則夷于左股者也夫君子之見夷于世也非其身之見殘也君子有保身之智焉其所謂傷者其下道而已苟得所輔則道傷復全而其壯莫可禦矣故曰用拯馬壯吉九三蒙難而動未離乎地類則馬之象也六二輔之則拯馬者也六二之於九三非其正應疑於不順而違則也彼剛上柔下中正以相與則豈不順而違則哉其事閎天太顛之徒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居下體之極大有為得明夷之魁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其事則文王之事也所謂以蒙大難者也夫文王小心順事者也其曰南狩何也大明之德自我而顯大武之事自我而開謂之南狩不亦宜乎不可疾貞者以明除暗猶晝夜進退其行也若詩稱匪棘其欲不可疾之謂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左腹虛而納物九三之象也六四于此焉而入于左腹者也夫六二為左股於九三以其同體者也六四于九三非同體而稱左腹者心德之同雖疎而親微子去商而歸周是也然入左腹明夷之心而已非若箕子之能正其志也盖微子之去豈其志哉所以處心於明夷之世然耳故象又曰獲心意也言箕子隨

所感觸而生也出于門庭者去之商室也以商為室宇之託而稱門庭以周為同體之親而稱左腹則君子之仁可知也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夷六爻以商周之際考之初九之為太公伯夷明矣六二之為閎夭太顛明矣九三之為文王明矣六四之為微子獨六五稱箕子何也為南狩之事與三協矣而成南狩之功者聖人之懋德也視天下之難不

能拯濟或垂其翼而避之或出門庭而去之亦非人臣之完節也獨箕子既利且正无慙德而有完節以是為成夫聖人之志也故特稱焉上六不稱者則亦惡夫斥之耳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不明晦非用晦也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言崇高不可不保恃也夫明足以保身者且夷見傷焉則天下之

人愚不足以保身者又可知矣殘賊之加于天下如此其不誅者鮮矣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男女莫非家人也而其正自女始女子之難養也而正則家人无不正矣女正位乎内而无預乎閫外男

正位乎外而不韋乎閫内則男女正男女正乃天地
之大義此聖人制為禮文以别男女之分者因天地
之大義而己非由聖人之創也男雖正乎外必有父
為嚴君以率之女雖正乎内必有母為嚴君以率之
然後恩不至于勝義而其義為父者慈而教為子者
孝而箴兄亦愛而友弟亦敬而順夫亦和而義婦亦
柔而正矣如是則家道正焉正家而天下定者天下
之本在是故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

之謂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家人王通以謂明内而齊外是也君子之欲明内也則以言行率之言有物則无虚誕之言行有常則无竒邪之行蓋孔子之所期乎弟子者謹而信也言之无物何為而信行之不常何為而謹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如馬之有閑懼奔逸也初九家人之志未變故宜

閑有家如其既變而後閑之則是挽之于既奔其力難矣不閑為害義且亦傷恩故不若求其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以巽為正者妾婦之道所謂无攸遂也惟酒食是議无父母貽罹所謂在中饋也无攸遂在中饋婦人之正也如是而後為順以巽焉順則理不逆而已巽有屈伏之意蓋女之卑也其象為順然妻齊也其事夫則有屈伏之意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父母謂之嚴君長子謂之家督則家人之道貴在乎用剛也故九三家人嗃嗃用剛之過則雖悔厲而吉也然剛太過至于賊恩而婦子嘻嘻有嗟怨之聲焉則失家之節是以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脩之家其德乃裕脩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六四在位省也惟家人之道修之國修之天下其德豐以普也故稱富焉夫孝盡於事親而又推于事君則其爲孝也廣矣弟盡於事兄又推于事長則其爲悌也廣矣其曰富家不亦宜乎故曰順在位也

自身而推之家自家而推之國其理爲順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聖盡倫王盡制故有廟則假有廟有家則假有家蓋假家人之道如文王之盛非聖人則不能非王者則

不得故也其不得何也盖所謂假有家之道者非徒吾家之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也且能使天下父子兄弟夫婦者皆盡其道也如是則非盡制之王孰能此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有孚而威出于德也威出于德則人畏之是以吉也大抵反身而誠則神矣神則不怒而威故不至嗃嗃而又不失為嚴君之正而家道成焉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火與澤相違而不相遇此睽之象也故動而違行然後為睽如二女之有情則不必違行也則雖同行而睽矣有違行而睽矣有違行而睽者有同居而睽者則萬物之情舉矣夫萬物睽離

而不合正大有為之時也以卦之才恱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宜小事而已葢麗乎物之所麗應乎人而不為人之所應其上行又以柔而已故云然然其所麗者明也其所應者剛也又進而行有得為之勢也是以小事之俱能吉一謂之同兩謂之類天地无心㝠而為一故曰其志通萬物則象矣故事則類也天地終睽而不同則隂陽不和而災生男女終睽而不通則婚媾不時而怨曠作萬物終

睽隔而不類則相逮之功熄矣若夫有為於天下使
交通而咸和協比而為一非大人曷能為此哉故曰
睽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君子以同而異而不害其為同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同乎為道而治有忠質文之異同乎為聖而行有清
任和之異如是故足以酬酢萬變不為執一而廢百
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馬有健行之才者也睽之時進而上行則雖柔而可以吉小事初九窮而在下雖健喪其所以為健矣故曰喪馬夫物睽而求合則益疑窮而求行則益躓故勿逐然相合者物之情也我不求而有待則物豈舍我哉故曰自復也九二剛以乘己惡人也避而不見則疑梗生而患至屈身而見之所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之應九五遇主于巷者也物方睽乖而已獲應則其獲若應邂逅然也故曰遇焉巷者非道之常而亦可通于道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有為難於下者也其牛掣有為難于其前者也輿方以載己者牛順而引己者乃為之難何也以

所遇者睽故也如賁初九舍車而徒則載已者豈能為哉六三應在上九有志于行者也輿曳而牛掣不得行焉非其志也上欲以其不行也而刑之則我之所持以生者絶其通也故曰其人天且劓然所遇者上九之剛也剛而克明而不蔽於其所感剛斷而不惑于初然將有所合而无所疑故曰无初有終而象曰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无正應與有應而未合者睽孤也九四雖睽孤然所遇者元夫也以位稱則曰遇主以德稱則曰遇元夫則仁智異矣遇元夫而至誠相與則雖孤寡助之危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九二於六五則稱主主者尊之也下之于上宜尊之者也六五于九二則稱宗宗者親之也上之于下宜親之者也六三以柔為物之間其易噬猶之膚也九

二噬六三之閒而求合于上則其一志于承上者不疑也六五宜屈體而往從之也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物之情睽則疑疑斯疾之矣故九二之於六三乃安而載之之輿也而自上九視之則塗也九四之于六三乃順而引之之牛也而自上九視之則鬼也其疾

之可謂至矣然六三有趨下之性以為如豕之負塗理或有之以為載一車則无是道也无是道而以為有是則疑之甚故也疑甚則怒而思攻之矣故有張弧之辭焉然上九之剛非終惑之也故曰後脫之弧脫則知其匪寇而婚媾之情通矣其始也疑而疾之又從而攻之則已甚矣雖脫弧而婚媾之情通然非屈道以往則六三之情未易得也故曰往遇雨則吉雨者陰陽和而及于物也不止婚媾而已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險固有可平者雖不可平亦有犯之而不至于陷者至若險在前而不可平又不可犯雖有智亦末如之何而止是乃所以蹇也然則所貴乎智者為其遠險而止也非迫險而止之謂也如迫險而止則

是愚而不知去耳曷足以言智哉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蓋上卦之坎正北方之卦則是正北者乃險之所在也下卦之艮東北之卦也迫險而知止者也迫險而知止則其道窮故不若東南之遠險而得中于利也且去東北而之東南與正南亦既遠矣必曰西南則是君子之避險不厭乎遠甚也其曰得中者安而无難然後能守中若其于䠥卼險難之際則或過或不及與時俛仰亦以自完矣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九五之才也蓋所謂大人者非止有知險之智而又有平險之才焉宜其為蹇難之時所利見也功業者見乎變者也天下平而无故則雖有大人之功業何自而興哉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有大人之才又須當位有得為之勢然后能正邦故曰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有大人然後有大人之功以大人而當位然後能正邦則在蹇之時而大有為者豈小丈夫之事哉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蹇之成象見險而能止乃智者之事故象辭亦无取乎正邦之功而曰反身修德則亦見險而止之之類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之時以險在前宜待而不宜往故往則為蹇來則有譽夫譽不必興事造業而后能致也識時之宜知所以自保則人斯歸之以智而有譽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五王也六二應之王臣也遇險之時上下皆蹇王臣之蹇蹇也自為王臣則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安得自為私謀哉故曰匪躬之故如其躬之故而為自安之計則不復蹇則有其終尤惟所以為蹇故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雖剛過而體艮之止則知往之蹇而來反者也

來反則為主于内内之所待而喜之者也然既以迫
險則先見之明為未足是以不如初六之有譽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往則犯難故曰往蹇來又乘剛故曰來連此前跋其
胡則往蹇來連非自取也何凶之有是以不言凶咎
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大者之蹇也大者之蹇茍不失大中之位以節

制天下則朋來朋來則極之者衆而難散矣中者其
位也節者其權也居位而有其權則何患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六四乘九三之剛九三非其君也爲難者也故曰來
連上六來而乘九五之剛九五蓋其君也故曰來碩
臣之得爲則庇完其身而不爲物剥又得以擴充其
志而不爲物挫是以爲碩也利見大人爲九五也九

五居大中以合天下而為朋來之主則上六所以利見也其曰從貴何也蹇之時名分亂矣于是知從貴則臣節為不失矣不知從貴而惟强之從則終隨以亡非所謂利見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動乎險中而免乎險而為解屯者其始也解者其終也天下皆險則聖人動乎險中動乎險中其卒免險則天下之險亦從而解矣夫聖人動乎險中而求解非止免一身之險蓋將以平天下之險也故貴得衆而利西南焉西南坤之為衆故也屯言勿用有攸往解言无所往何也雷雨動而為屯作而為解二屯一解猶雷雨動而作則屯難有時而行之而已屯惟宜動勿用有攸往可也解又既免无所往可也如草木

節解麋鹿角解皆氣至而自然矣是以无所往其來
復吉也解動則必復其情然也緩則必失其勢然也
既以緩而失則不可緩而救以緩而救則不及事故
欲往而有功在攸往之夙也天地之解怒氣激而為
雷和氣散而為雨百果草木之微甲者皆圻其功可
謂大矣能解天下之難亦若天地之解萬物非大人
孰能與乎此哉故曰解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處亂而不改其度者唯君子能之使小人居屯難未解之時其能不為非者寡矣退而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非所以為解也故過者赦之罪者宥之然後應雷雨博施之象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屯之六二所遇者屯也而又乘剛是以有難解之初六所遇者解也又有應剛是以无咎也剛上柔下相際以禮咎何由而至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方解之初衆莫知天命之有歸人事之有在也則疑所適從有三狐之象焉三衆辭也狐疑物也以湯王之舉衆有舍我嗇事而割夏正之嫌則解之衆疑可知矣九二剛正而應能大有為以得羣疑使之順服則田獲三狐之象也若然者非示人以中感物以直者不能至此蓋以示人以中則小者懷感物以直則大者畏小者懷大者畏則羣疑安所逃哉故曰得黃

者示人以中也矢言感物以直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謂六為之也乘君子之器也謂三之為位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居之不安不能固有是慢藏也慢藏則盜知其可奪矣雖慢藏可奪苟其上有庇其下有助則盜亦未至也六三又上慢而下暴上慢則上疾之不為庇矣下暴則下去之

不為助矣如此則非徒可奪亦且可伐此其所以致寇之奪奪其物伐伐其人象言致戎又言伐其人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在下而微者也初六之象也九四應在初六解而拇之象也解而拇則所解狹矣所解者狹則所應者寡故曰朋至斯孚其朋信而已則豈若有孚于小人者哉雖然九四未當位也如其當位而所解若此則吝矣故不言悔吝而象曰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天地之解萬物不擇物而解也則君子之解天下又焉可擇人而解哉維有解而已故有過者亦赦有罪者亦宥勿問其如何而一切解之與之更始則小人信其有愛人利物之心而退聽矣若乃擇无過而後釋之无罪而後原之則小人自知其不免難復作矣非所以為解也天地之解及草木君子之解及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公者尊高之位隼者貪殘之禽也高墉者顯著之地也上六處尊高之位勢可以有為矣過解之極時可以為用六三乃如貪悖之禽止乎顯著之地非所據而據焉則射而獲之何不利之有哉即六三而言之則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自上六視之則以隼而在高墉之上者也所處非宜在理則逆則所謂悖

也上六射而獲之則所解悖理而天下之大順成矣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下卦受損上卦得益則是損下而益上者也損下而益上非强本厚下之道故于卦為損夫財賦力征皆損下益上之事也財賦有節而民信其非

歛我也力役有程而民信其非役我也則損而有孚
者也損而有孚則元吉元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何
以知損有孚也損之上體艮艮止也其下體兌兌說
也上得益而知止則其求于下不過矣下受損而咸
說則其輸于上不倦矣上止而下說則損之有孚可
知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以損下非厚下之道故上
于用財不敢厚二簋可用享也夫享禮以備物為為
盛者也為其損下而取之為享故宜備者亦損之而

用二簋焉用二簋以應損下之宜非常道也故曰二簋以應損下之宜非常道也故曰二簋應有時剛者上道也柔者下道也上剛反不足下剛乃有餘損以益上之柔亦有時而然也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之不已則至于虛益之不已則至于盈然而損生于盈益生于虛相因于无窮與時偕行而已故曰損益盈虛與時行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通氣者也以風日之過河猶有損則山澤之通
氣焉得為无損哉人之所損莫甚于忿欲突而上陵
其忿如山受而不厭其虚如澤損莫大焉於是君子
以懲忿窒欲懲忿而不忮窒欲而不求則性質愈完
而充實之美成矣茲損也衹其所以為益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曰愛君而欲益之其誠則至矣然道事而行為之以
遽則有先迷之失故必待其已事後往已事而後往

則往雖遄无傷也夫已事而後往不失順承之義則其往之遄乃所以愛君也何咎之有哉酌損之者懼其過也以剛而遄往故以過損為戒焉尚合者其愛君之心又不失事君之義而六四亦能應而納之故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損益非常也得中則可以止矣九二益上而得中故利正征凶益上而得中則无所事損也將有益

之者矣故曰弗損益之夫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不期然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道不貴多多則疑離天地之合君臣之交所以貴夫致一也六三志在益上者也然為主于内而二陽從之以進則有三人行之象焉三人行則上疑于所與而其志不專故六三有損焉如其絶類離羣而一人則

上之任賢不貳而下之得君亦專矣然後可以修輔
厥后而不疑故曰得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物不得陰陽之中而所受皆偏者皆疾也偏乎陰則
為愚偏于陽則為躁偏乎陰則損之宜以陽偏乎陽
則損之宜以陰六四偏乎陰而能應陽以損其疾者
也然而陰之性緩矯其性而使遄則有喜矣六四之
遄非若初九之遄則其性也六四之遄乃使遄而非

其性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居上而自損者也九二居下而自損物猶益之又况居上而自損者乎故曰或益之或言益之者衆也龜不志于人養而曳尾于塗中則好違者也六五居上而能自損故使天下好違之人弗克違之而聰明之才足以恂知休咎者皆為我用且有十朋之

多焉則天下无遺賢萬物无遺照矣元吉不亦宜乎有曰自天祐有曰自上祐者神祇祖考凡居上者皆祐而不止謂天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為下而自損以益上則戒于過故九二曰弗損益之為上而自損以益下雖過可也故上九曰弗損益之而後曰无咎貞吉皆在下不可過在上可過之

義也蓋高以下為基下厚則上安焉故上損可過而下損不可過也上九自損以至于得益則損之至矣故得无家之臣焉六二以應上无家之臣也允恭克遜而得過門之禹蓋上九之謂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卦上卦損而下卦得益損上益下其本固其下厚故於卦為益損上益下散利以及下也自上下下屈己以下人也散利以及下者善政也故民說无疆屈己以下人者盛德也故其道大光以益為事而有攸往无往而不利然不中正則有續為揠苗為害者故利有攸往惟在中正有慶也蓋益物而不失中正非僅可以有攸往且可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以此涉川則涉險不溺得木之道也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言自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言益物也自益而能巽不逆于理則入理道有序莫之能禦則終于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矣故益動而巽日進无疆為自盛也天之施物也平地之生物也博兼容并包无容私焉其益可謂无方矣聖人益物也亦若是而已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言益物也夫道體无虧不可戕割物理自足无有欠餘今自益之无疆為益物之无方以其至理之當然也與時偕行而已故曰凡益之道與

時偕行就益言之則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不兼損者所惡故也益者所益也損則求益益不期損故于損則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兼益而言之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不兼損而言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造物之序也故雷動風散為常風又雷為益也見善則遷求益者也有過則改所以為益者也徒遷善而不改過則其益更損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在上而大有為者其勢易位下而大有為者其勢難故在上則雖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也在下則不可以下非厚事之地故也下非厚事之地而作或利為大者以其作皆愛人利物之事又上巽而與故也初九以益為事六四巽而與己故曰利用為大作也起事聖人之所難又下非厚事之地是以元吉然後无咎

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以損約而居得中益者四面而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則賢人益之至者也衆人益之未足以得天下賢人益之斯得天下於是乎可以享帝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有然也此以其物皆歸往而得故稱王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損益言道貴在得中不可偏也六三志在益而自損之過中不能无咎惟用凶事得通變之宜是以无咎也蕃樂殺禮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所謂凶事也夫以益為事至于如此則豈人之情也哉疑于矯拂其情而為偽者也惟有孚中行而非出于偽又不至于過故有成功而上善焉夫自損之過則必至于失位

六三自損之過而用凶事得通變之宜是以不至失位而象所以謂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六四之稱中行以其在中爻之中也益貴在中而四以中行則何疑之有告公從而已六三六四皆處盛位而稱公然三則告公用圭四則告公從而已者三遠君四近君也古之遷國必依大國以為之援

六四上比乎剛中之君則可依之以遷國故曰利用為依遷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而不得已也故雖遷國重事亦或為之況其小小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國遷之益益一國耳此有域之者也九五得尊位大中兼覆天下其益元方不止一國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有心者孰不來益哉至誠益之凡求益者益

而有勿問其如何則天施地生不過如此宜其元吉也我至誠而惠物心故物至誠而惠我德報施之自然也歸美薦善可謂惠我德也物惠我德則天下之德皆歸焉可謂大得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處物上而求自益故莫益之非徒莫益又或擊之人道惡盈故也二在下而自順則或益之上處極

而曰益則或擊之滿招損謙得益之道也至于或擊
之一心勿常猶凶況久于此道乎象曰偏辭何謂也
凡己欲益而益人己欲厚而厚人則不偏矣損物以
益己其偏若是宜其莫益之也或益之或擊之皆曰
自外來何也六二之自損非求于益也非求于益而
益者至則凡益者之來為自外矣上九自益不期乎
擊也不期擊而擊者至則是擊者之來為自外矣

周易新講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新講義卷六　　　宋　耿南仲　撰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剝曰柔變剛夬曰剛決柔蓋小人之于君子人事不足以勝之特以時變之耳君子之于小人則人事足

以勝之且其勢順而易若決水然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夬之才健而説者也健故能決説故能和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則決而和之謂也上六一柔而乘五剛之上肆狠愎之性而為怙終惡首也其罪盈極而衆著故可揚于王庭暴其罪狀而決之也雖暴其罪于衆未可以遽決又必孚號以告之彼安其危而不孚然後決之則君子之道光矣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言所使告命者不在大也使

大國告之則是以威脅非所謂孚號也五剛既盛一柔已窮孚號告自邑則足以致其來務矣而猶即戎焉則非即戎之利也夫以全勝之剛決已窮之柔以形勢强弱論之未應即戎而不利也其所謂不利者剛乃窮矣葢戎事本非聖人之所尚而今所尚在即戎則必窮也且蜂蠆有毒困獸猶鬬庸詎知已窮之柔克之為易而遂以為即戎之利哉植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惟去惡之務盡也故一柔窮而猶欲決也

惟植德之欲滋也故五剛已盛而猶利有往也隂始凝而已戒剛既盛而必終則進陽退隂聖人之意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一柔而能乗五剛有怙終之惡則去之亦未易也必五剛協比而後能有功焉然則決小人之功乃衆人之所共致也夫與衆同力而不與衆同德則衆人之所忌故曰君子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趾在下而行者也初九有剛健上行之才則壯于前趾者也夫上六之罪雖著有可決之勢亦必位足以勝之然後可往初九在下則其咎必矣故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雖柔而逆乘五剛其勢未易去也五剛方以勝之為事而九二反處柔焉才力不足以勝之故惕懼

不已又至于號也如此則陰益盛有莫夜之象焉陰盛則害之所伏故有戎雖陰盛而有戎然我得中道非自我致戎而又衆則方以決之為事則可以勿恤矣故曰有戎勿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剛亢外見頄之象也夫有可以勝陰之位又有可以勝陰之時則沈潛其剛有不克乎九三未離下

體未有勝之之位又方與為應未有勝之之時乃剛亢外見失沈潛之理此其所以有凶也然三之有凶在不知夬之道耳其失不在夬也君子知夬之道則以必決為志何凶之有哉故曰君子夬夬惟君子有必決故雖獨行而與者和有遇雨之象其迹若汚而物或慍之然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初九則位不足勝陰者也九二則才不足以勝陰者也九三方且又與之為應而時未可者也九四其位上達矣語其才則既壯矣又非若九三之勢當肩與之和而乃居陰欲止无往決意則二陽並進而受侵于下有臀无膚之象焉受侵于下則不得已而强行强行非其志也故曰其行次且羊之為物前其壯以獨者也如牽以隨人而前其壯以獨則雖其志猶為夬也故曰牽羊悔亡然九四居陰底滯而暗塞則言

不信者也聞言不信則不知牽羊之可以悔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柔脆之物也陸高平地也上六之在前猶柔脆易
刈之莧在高平易卽之陸无事乎專以剛決為志也
而九五純于用剛以必決為事故雖中行无咎而己
道未光也舜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然則人君
欲去不仁无事乎夬也舉賢而已君以舉賢為心臣
以去惡為事則君臣之分明矣然則九五夬夬不可

見者君之分也九三夬夬而可見者臣之分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之罪極矣然夬之道雖決而不失和上六知號咷以憂則君子猶將宥之不至於誅也惟安其危而无號焉是以終有凶夫陰之與陽以進退相反五陰既以變矣而上六終恬不知憂其可以長乎故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

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長則變柔柔長則變剛天地自然之理也姤之為
卦柔出而遇剛有變剛之志則女之壯者也於初九
考之為豕之羸者而今曰女壯何也柔出而遇剛剛
亦與遇有婚媾之道焉則是剛之于柔以妻畜之也
以妻畜之則為己壯以豕交之則尚為羸蓋以妻畜
之則小人得以媚上而浸長豕變之則小人秪自見

賤而不得行是羸壯不同也女壯而有變之志則終

于反目不可與長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夫陰

陽相遇天地之理也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兩者交通

而成和故品物咸章焉使人道相遇亦若天地相遇

則功勲之所以成也夫惟遇失其道故陰益進而陽

益退而為遯為否至為剝也九五之才以剛遇柔而

不失其正得以杞包瓜之道是以天下大行亦猶天

地相遇而品物咸章也盡姤之義惟與天地合德合

序然後能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之于萬物至遠絕也其所以姤之者風也而后之
于四方亦遠絕也其所以姤之者命而已天之為風
或為明庶之溫或為廣莫之寒要之在萬物者神之
所為也后之為命或為威責之令或為文誥之詞要
之動四方者誠之所為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柔方長也於是時剛有以制之使柔牽于剛而不得行則不至于為遯矣故繫于金柅貞吉金柅者制柔之物九二之象也无以制之而縱其攸往則小人道長而見凶矣經曰見乃謂之象見凶未羸乎凶而象凶也所以未羸乎凶者柔方長故也豕者養于人見穢賤者也方待養于人而見穢賤且形尚羸而未壯其志信也蹢躅而躁動矣況其志於為壯乎

此小人之長所以不可不戒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小人養君子者也制得其道則養君子制失其道則遯而去矣故初六小人也有魚之象焉九二以剛中乘初六能包而有之也包有魚者也夫一民不可以有二君也四自外來是二君也故曰不利賓其不利賓者蓋義不及之非擅為己之私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二方据初義不及賓而三乃乘之固位而不去有分民之嫌是以見侵于二有臀无膚之象焉侵則其勢不得不行不行雖行非其志也故曰其行次且雖曰有厲然非牽于初而不行故无大咎焉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九四在上體宜得民以為基而遠于初六不能自附于民則高高終遠其民道之

宜也然得右命之是特可見於大人相與之際而已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方且與物忘尚何汲汲于保而安右而尊命而正者哉无民者也用静猶可起則凶矣故曰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剛忍之物也九二之象也瓜者柔脆之物也初六之象也人君之于小人欲包而制之亦在用賢而

己九五用之以包初善用賢以畜民者也有以杞包瓜則我何為哉含其章美而无所施矣雖曰含章然王言惟命苟含章而廢出命則臣下罔攸禀令矣故又必有隕自天光大而无私應然後乃可九五含章而无應疑于舍命而不能有隕自天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者亢上窮也所遇之時至于上窮而剛不知變則吝道也然猶有姤物之志非離羣者是以无咎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此卦之所以亨也萃所以亨也天下之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順以說之則與之所欲而去其所惡也民有不聚乎雖聚而无剛中利衆之才則終亦必離而已矣九五又剛

中足以制衆而衆應之是故萃而无攜貳之心焉萃之時以言乎人則四海之歡心得矣以言乎物則九州之美備矣王者所以致孝享于是乎在故曰王假有廟也記曰大孝不匱又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欲盡其所以為孝在博施備物博施備物非有王德則不能非有王位則不可九五既有能為之徳又有得為之位所以盡有廟之道而謂之致孝享也夫民不能自正也必有表正者焉上有表正則下有所取

正雖衆而不亂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聖人之
制禮興事必隨乎時以時者天命之所在而不可違
故也方萃之時物既阜矣民既歸矣物既阜則是天
俾聖人備禮之時安得而儉也於是乎用大牲民既
歸則是天畀聖人以興事之時安得而已也於是乎
有攸往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天地之
聚以正而非謂物之聚則有正有以正者萬物之聚
有以正有以不正此方以類聚吉凶之所以生也故

曰觀其聚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孤矢之用生于睽睽之情疑阻而不親故也今既萃聚其情親矣而猶除戎器者以戒不虞也水積則生根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今物豐而衆民所爭者聚矣則不虞安可不戒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久相待遠相致閭流言不信者至誠相與者也茍不出乎至誠或有孚而不終則亂乃萃矣亂乃萃則疑阻生焉豈有相待相致之道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其咎志在初不在四也以其乃亂乃萃而遂至于號則所報甚小一握貽笑矣茍勿恤而往以終其孚則往无不得何咎之有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桔槔人之所引非引人者故俯仰不得罪于人六二

柔正自守不求于五而五引之故吉无咎如此則可用薄祭以交于神而况於人乎盖守中不變非引人者所謂靖恭爾位者也神斯聽之介爾景福矣故曰孚乃利用禴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比于九四而未萃者也三之與四雖有剛柔相與之道然非正應求之不得所欲也故曰萃如嗟如

无攸利九五雖非正應然得尊位大中衆之所赴也又巽而引納于物則可以得志而无咎也不若正應而得中行故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不與非應而惟初六之交初六之乃亂乃萃不在我也是以大吉无咎也使當位自處无履柔損之道則志亂之人未易交也故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

天下之來萃成王之孚則宜不有其位以示吾心非富天下也如是衆孚之矣苟有其位則其志未光徒无咎而已衆豈孚哉能永正則亦可以為天下正僅能悔亡耳求以廣業而盡其所以為萃則未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人之在下宜俟人引而不可以求故初六之號六三之嗟皆不可也上齎咨不已至涕洟而得无咎者在

上故也且九五為萃之主而上六乘之苟安于上而
不以為憂安得无咎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分也柔而升于上則時焉而已
故曰柔以時升其升也必有巽順之道剛中之才而
又有見應上之時然後升而亨夫山殺瘦澤增肥水

息淵木消支者物惡乎為上也今柔以時升而无巽
順之道則其升為陵犯无剛中之才則其升為循緣
雖有巽順之道剛中之才而不見應于上則亦不能
升雖升而必困故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升
以進為事而其才又柔順上為志者也以順上為志
而不用見大人則其失言亦將由之矣其過行亦將
隨之矣用見大人以順上為志所謂事聖君有聽從
无諫爭也何疑之有哉故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動而趨明也君子靜則向晦動則趨明動不趨于明則宜行而已往則觸機蹈穽故必能南征然後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以順而進自乎毫毛至于合抱故順德積小以成高大君子之進德也其學有時其入有序因其時循其序不躐等不先時優游委蛇循循以進故能自可欲之善積至于不可知之神莫之能禦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以剛中之才見應于上而升升之有喜也初六信而從以升而見大人者也盖得所附是以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自下而交于上茍不出于至誠未有能獲于上者

九二之孚可用薄祭以交于鬼神則其誠至矣是以无咎象曰謂之有喜也盖人神一道也能事人然後能事神九二孚乃利用禴可謂能事神矣於事人也

何有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此湯武之升也才雖剛過而道不失順天人其爻歸矣是以其升若升虛邑前无為之難者也邑之小固不足以阨其衝而又虛焉則其升甚易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文王之升也下有所事時未可以升則順以事上

用是故能亨于所國之岐山焉升之為道視地中之

木而已木可以極高大之理然方起于毫末而求為

高大則助長為害矣故文王不得先時而武王不能

後時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階者平易而有等以漸升而得位者也舜禹之事聖

人之所欲也湯武之事豈聖人之所欲哉故升階為

大得志焉夫聖人之志必至于是而後為得志歟孟

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樂之者樂行道也謂之大得志亦以所樂在此耳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于冥則極矣冥而猶升其升必困此舜所以辭耄期也若施于進德則利故利于不息之正蓋進德惡夫晝也冥升不息則窮高極遠而至深厚終乎為聖人矣利莫大焉

䷮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

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二卦之剛皆揜于柔矣剛有健行之才而无所施此所以為困也君子雖无所施其无所不裕者固自若也且危而遂顛險而遂陷則无事乎有德矣故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險者人之所憂而困者動而見窒者也今險以說則是心有以自說而不以天下之憂為憂者也困而不失其所亨則是身

有以自亨而不以天下之窒為窒者也非君子而能若是乎君子雖險以說然陷於險而不得免者雖困而不失其所亨然揜于困而无所逃也如是則遠害避咎之際不能不失其正能不失其正而履險居危如居安者大人而已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則健行而不陷中則強立而不倚以此處困故正不失也兑為口舌而在上體有尚口之象且人之未信則忠諫以為厲已況羣小之盛欲揜君子而欲以辨說自

解乎欲以辨說自解益足以致困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有水則足以及物澤无水則非徒利不足以及物而已且无以利其身故其象則為困君子之道足以通天地亨萬物而況其身乎以君子而无所逃困則命也非力之能爭也於是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而不致力則志自遂矣所以險以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嵗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在下而无能為者臀也初六之象也木有庇下之道茂其枝葉而徒有株焉則不能庇其下矣九四困于九二而不能庇初六既无能為之才而所應又无庇下之道此非所困而困焉處坎險之底而體暗下之性則入于幽谷者也進則困于株木而不見庇退又入于幽谷而不得達此困而失其所亨者也是過三

歲則必出而覿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五中正在上有需于酒食之才方困于劓刖施不得以及下而九二不得所需焉則困于酒食者也然九五乃徐有說理不終困方將來而應二故曰朱紱方來朱紱者天子之所以飾下者也朱紱雖有飾下之象異乎株木无庇下之才然能飾乎身而无所加

乎人以其尚處困故也享祀者人臣之所以事宗廟也祭祀者天子之所以事百神也臣得君然後能保宗廟故九二朱紱方來則利用享祀也君得臣然後能事百神故九五困于朱紱乃徐有說則利用祭祀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止而不動上六也蒺藜剛而善傷九二也且以困而視夫蹇與坎難尤甚焉則是困者難之極也物極

必反故困不能久若初六闇下猶三歲不覿焉是以得其所困與非所困而困固有辨也困不足責也所困也以困之既終則復得酒食之養也乃若困于石則非所困而困焉者也以困之既終則亦頑然不動猶若困之初也上既困于石非所困而困又據于蒺藜非所據而據名辱身危自底于滅不祥莫甚焉妻固所有之妻猶不見況非其應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所志在應初而九二為之難不敢亟犯以進也故曰來徐徐蓋九二有朱紱方來之勢而九五有乃徐有說之理假少頃則二自應五弗復為初九之難矣九四所以來徐徐而俟之也金車謂九二也夫金剛而能變能變明非牽于初者也車方以載上載上則非比下者也九二之才如此而四反畏之徐徐不敢進所以為吝也所以有終者為其有與不終為物

奪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見揜于柔而害其通故稱劓下見陵于剛而害其行故稱刖則赤紱者人臣之所以飾下也謂九二也九二自責其身又且飾下而不應上故曰困于赤紱也九九五上見揜于柔下見陵于剛則與六三進而困于石退而據于蒺藜亦无以異也而九五乃徐有說

者以九五中直故也蓋中立而不倚其身直行而不迂其心則雖不得乎明必得其幽雖不利乎先必利乎後此同人九五所以先號咷後笑而困之九五所以乃徐有說也有說則九二來應而得臣矣得臣故利用祭祀何則尊上帝在乎顯俊故也顯俊乃可以尊上帝況百神乎宜其祭祀而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牽于初困于葛藟者也乘于五剛困于臲卼者也初柔不可牽則遠之可也五剛不可乘則去之可也此困之終有自通之路可以行而求吉之時若自為謀曰動而有悔則有悔必矣其所以自謀如此而不礙于行者以不豫決陰之性故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之為卦巽下而坎上巽乎水而上水卦之所以為井也井譬則性也君子學以修性則巽乎水之象也既盡性矣而推之以及物則上水之象也井之為卦犮之渫之以養其源則汲之而不窮人之性知所以養之則動而愈出亦猶井而已矣故井養而不窮也養源于内而用之不窮則衆共資之以為生利之以為說故邑可改也遷都改邑重事也邑可改而井不

可改者立本之有地也剛中者天德之盛也天命之謂性則剛中之德固其所性之中矣以是立本故不可改亦猶天之不可變也傳曰聖人外化而內不化改邑所謂外化也不改井所謂內不化也外化所以趨時內不化所以立本也故德之地而不可改則孟子所謂分定是也分定則窮居不損何喪之有盛行不加何得之有故曰无喪无得也无得喪于其心故往者取之來者取之取舍不同而吾之為井一也故

曰往來井井九二巽乎水而在中汔至者也然未出則未繘井者也无應乎上則羸其瓶者也井以上出為功今未繘井而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不改井者言性也井道不可不革者言治性也性治而後善則必以五教率天下而性其逸惰之民故曰勞民民勞則善心生矣然民之勞也有欲為之志而无能為之才者有矣有能為之才而无欲為之志者

有矣无欲為之志則君子勸之勸之則知勉矣无能為之才則君子相之相則有成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以陰在下而上无應以引之井泥不食者也禽之于井无澤无禽向之則井道廢矣然則其不食非特不如九三之不食也乃為時之所舍者也夫井有不窮之用可以應无方之求苟不可以應无方之求則

是其養之未至也故井道必期于食食之然後井之功成焉若夫既可食矣而不見食則命也吾无喪焉九三之不食是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者旁出而下流者也射鮒小物在下者也稱甕則既汲而上矣敝則漏自上趨下而井之井亡焉盖中人者可導而在下者也九二在中而不正其自守不固矣上有與以引之則上達无與以引之則下達

故有谷射鮒魚甕敝漏之象而孔子謂之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陽也故為井渫下也故為不食井渫可食而不食故或者為我心惻焉人為我惻而我未甞惻所謂人不知而不慍故可用汲也若其不為人惻則是所謂時者也不可用汲也雖為人惻而我亦自惻則又非所謂无喪无得者也亦不可用汲也有可用汲之

才而王明焉則己與王並受其福矣蓋井渫而不食則是不為時所知者也王之不明而徇一時之好惡則无由汲矣故九三求王明非明則不合也君聖臣賢天下之盛福況君臣乎並受其福明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四在上宜以動出為功者也而以陰居陰乃反靜焉然靜而正得脩井之道故无咎也夫務在利人而以動出為事者必其在我者既裕也在我者未裕而

務在利人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六四知其不裕靜而正以自脩焉則其靜也乃所以為動出者何咎之有哉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洌之為言清也井渫者渫而後清井洌則自清也故井渫譬其脩性井洌譬其盡性也其井洌其泉寒又在上而食焉此聖人盡己之性而推之以及物者也象曰中正也人之性本中正然徒以失中而偏失正

而邪故不善耳聖人盡性豈有他哉不失其所受之
中正而已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此井道之大成也井道大成宜以不窮之用應无方
之求故曰勿幕陰之性故有勿幕之戒焉井道大成
而幕則是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使吝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
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

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曰因者君之綱也君以因為綱則疑若廢革然所謂革者因在其中矣蓋當其可革而革則亦因之謂也革不廢因故因形者為化存質者為革也金之從革也質存焉楊子以革化並言之是也革之為道可息則息之如水火之相息可服則服之如二女不同居蓋亦不廢因之謂也雖不廢因然革生以為熟革

剛以為柔革柔以為剛既以為剛既以去其故矣則人為求舊之情不能无危疑而不安者惟聖人盡革之道而功利見于世是以己日乃孚也文明故能革陋以為華說故能革倦以為樂文明者禮也說者義也以禮義為革故能大亨以正則革而當矣是變亂之悔亡焉天地不革而四時不成則湯武之于革命豈得已哉順天應人而已人之于天逆之則凶其於人也違之則怨不順乎天不順乎人固不可以立于

世何必聖人而然哉其說以謂心非貴黃屋而富天下也順天而不敢逆也應人而不敢違也夫天命之難諶而知所以順之人心之難察而知所以應之此則非大人不足以與此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地革而四時成其革也又有數存焉治歷以推其數而時之消息明矣敬以授人所以理天地而為革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人之有文明之才而體炎上之性則必喜以功業自見乎時君子所欲也然上无其應不可以有為則以中順自固其志待上革而後可不然動而見括无益于革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己日乃孚言革之功己日乃革言革之事革之功則君所專革之事則臣所與然而革之事反常而為經非

君之則不可以先事故六二雖見應于上而有可為之勢亦以己日然后革也革道貴剛而二柔順必征然後吉无咎征者所謂跂而及之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過乎中故征凶正厲然剛不失正以之革物則物之從之者衆矣故曰革言三就有孚夫以言為革未若不待言而革者然人不可以言教令使而令以言

為革物多從之則必信有在于言前誠有在于令外者也不則徒以言為革何足令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雖不當位而无私與故悔亡悔亡則上信之矣故有孚夫自立于无過之地上又至誠勿貳而與之則非徒可以革下而已上命之不善亦可以改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所惡于革而不當也何嫌之有是以君有革命臣有改命而不疑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剛中大人之才也以剛革有虎變之象焉傳曰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大人從事于變則天地之文成矣
是以其文炳然而盛也大人之為革也革不以言不
以言而以道故天下自革也革不以面而以心是以
其孚見於未占不待己日也己日乃孚為革者之所
同也未占有孚大人之所獨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

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豹者其文之蔚然而茂密者也君子通變而成制作之文其蔚密矣而不若大人之文明盛如虎也故曰君子豹變矣茂末則本衰文盛則質喪君子之文至于茂密如豹可謂盛矣是以其化淺其功顯徒能使小人革面而非心服也象曰順以從君者以謂民之從君乃其分耳非果回心而向道也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二體有以木巽火之象此卦之所以為鼎也鼎象也者象未効乎法者也有其兆而已蓋鼎雖成象必待木火然後成功猶之聖人必待衆賢之輔然後成化養之功焉鼎之為卦以爻觀之既有鼎之象以二體觀之又以木有巽火之義是有聖人之才而有功發其才者也故其精意可以享上帝其盛禮可以養聖

賢也傳曰惟聖人為能享上帝聖人所以能享上帝非徒以精意而已亦以其能籲俊而使之尊上帝也傳曰君之仁者善養士人君所以能養士非徒以備禮而已亦以其專舉賢而使之惠疇也鼎必待木巽火而後成烹飪之功聖人必待賢佐然後能享上帝而養聖賢是以鼎之所貴在乎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蓋能巽而下賢又聰而善聽明而善視且得中而應剛非如違者如此則於用

賢之道盡矣是以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則聖人之才大方輔佐之功焉言木上有火所及輔佐也故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言需賢以自輔如此也位有上下命有多寡正位凝命用賢有序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下實也而初六以虛在下則鼎之顛趾也鼎而顛

趾以出否則利矣不然則為覆餗矣夫鼎以取新必先出否得趨變之宜故為未悖也妾以其子有母道焉宜其在上而今在下是子貴而母賤得妾以其子者也出否以從貴革故以取新非知權不足以與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井言性故其出无窮鼎言才故所受者有量過其量則覆餗矣九二以陽居陰而在中此鼎之有實而顛

者也適中則其所之而不可以有它矣我仇謂六五也六五所應也而稱仇以其來即則非嘉稱故也六五困于九四之間有疾者也有疾而不能我即則我之所受適當其可是以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所應在卦之外鉉之象也所應者為鉉則九三為鼎耳矣以耳之于鉉虛而受之則足以舉鼎而行

焉今九三以陽處陽實而不受則鼎耳之義革矣鼎耳革而无虛受之義將錯諸地而无以自舉矣是其行塞者也如此則雖有文明膏澤之才不用也故曰不食召而齊魯不能致者二人蓋此類也雖然九三巽不失正也巽非高亢而正非矯激也不遇於今不遇於後故曰方雨雨則陰陽和而雉膏食矣故悔虧焉然不能亡者執一廢百未可與權故也保常守正是以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所受適則有量適中斯可矣以九四實而不中則是實有餘而量不足故有折足之患焉折足則覆餗則其形渥矣誠能孚然後敢受職此臣之信如何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居中而受九二者也中而能有受則鼎黃耳之象也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者也剛而應之耳之所

受則金鉉之象也虛中以資納于物而得金鉉焉則其行不塞其應无方享帝養賢之道于是極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者才也所以舉鼎則在鉉所以用才則在道在鼎而无鉉是有才而未聞道也而道體常而盡變其盡變也如金六五所謂金鉉是也其體常也如玉上九所謂玉鉉是也金則剛柔无常玉剛柔節矣此利用之終而歸于崇德也大吉无不利宜矣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

上者陽之所也陽在下則起而之其所起而之其所
也以時焉是以亨也然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情
動則恐息則說震所以為動又為恐而兌所以為息
又為說也然動而知恐乃所以為无恐也故曰震來

虩虩恐致福也來自反之辭也欲起而无悔必來而自省也恐懼則致福也故震來虩虩於其先必笑言啞啞於其後凡此者常則不能違也有則云者詩所謂如幾如式者言如其式所闕

周易新講義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